



汉诗新韵

春分过了 (外一首)

瘦马

春分其实分得并不公平
一边过于清冷，一边
多少热情已结
争风争雨柳绿桃红
种下的种子，也过于势利
初春的时候
她闭门谢客，难见尊容
一到春分
嫩绿鹅黄的嘴巴
争相献出殷勤
河水却有清澈的德性
她一如既往弹着琴弦
给冰凉的鹅卵石带来温柔
给远处弯腰的庄稼送去钙质
春分过了
牛儿犄着犁铧
犁开泥土的梦想
播下一行行诗章

一江春水

一匹湛蓝的绸缎
是你多年前抛过来的
穿过山峰、田园
挤开峡谷，推开平原
串起我的欢乐和悲歌
以一江春水的名义
润开花枝招展，浇亮日月星辰
在时光的流海中
给每一个守望者
清澈的回眸
生动的波光
缠绕着渔歌的旋律
胸怀祥云
不息的涛声，日日夜夜
总是那么一往情深
我用一根斑竹
垂钓上两行清泪
纵然红霞万朵
笛声萧韵吹过，一江春水
是滔滔不息的倾诉
一江春水，穿越历史的长河
是千年奔涌的离骚



肖克寒

莽汉子微笑着，从有些昏暗的竹林里踱过来了。

莽汉子穿件夹克，留着浅平头，两眼精光闪烁，脸色黝黑，右手握着柄大柴刀，左手拿着一截有三个长节的青翠竹筒，活像只从竹林里踹出的花豹。他大声说：“书记交代过了，今夜要我露一手——煮竹罐饭给你们吃！”

我们几个山客高兴地说：“就是奔着你的竹罐饭来的呢，尽管在城里乡味酒家也吃过。”莽汉子大声说：“那咯山上的大不同！”

暮霭渐浓。西边的天际尚有大块光斑，星星已闪出几颗。立过了冬，虫鸣弱弱的，却使这户山里人家更加静谧。

这山叫川岩山，此处是大山深褶处。我们前来探寻湘中“梅山峒蛮”文化。一般认为，“梅山”并非具体山名，只是湘中及湘中偏西南大部分地域的一个古蛮尤文化标签，涵盖着包括梅山风格饮食在内的诸多内容。

堂屋前的坪地边，莽汉子一只脚踏在大凳上，一边就着电灯光，用一根长铁条从上至下使劲捅着竹筒内芯。他的动作甚是利索，咔咔几下，一个个竹节就打通了。莽汉子说，竹节不能全部打空，因为他要做的是一个煨饭的“竹罐”。

米是从山下集市上买来的，又白又亮。莽汉子说，这种米其实不好，远不如山里产的。他说，自己种过一种红米，因为水田少，产量低，现在不种了，红米煮竹罐饭那才真叫香！

莽汉子用小木瓢将淘洗好的米灌进“竹罐”里，边灌边摇，并说不能填得太满，太满容易出夹生饭。灌足之后捋来一把山蕨洗净，将“竹罐”口封好了。



望城区靖港古镇。

龙宇 摄

骆志平

去年我写过一篇《回味靖港》的文章，把儿时的记忆织入了古街老巷的烟雨中，今天沿着八街四巷七码头的气派，我又来到了这里，还是从老街的石牌坊处拾级而上，于江岸堤驻足，去寻找河街古韵的心思。

未等春风开上口，清澈的芦江水，便在一湾古韵中，荡起了小清波，于是，一份小欣喜，从乌篷船的晃漾中，跃上杨柳枝，糅进了心窝。

跟着不是乡音的脚步，寻找内心的鼓点，古镇的容颜，总带着一副有雨兼风的模样，然而，站在灿烂阳光下，敞开的门扉更热闹，那么多的笑声人语漂到街心上，有的缠着游人的脚步，故意聊起一些小风月，乐得脚下的青石板，坑滑不整地跑向了更前方。

而我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沿着李靖驻军的堤脚，一直把唐风捎带的书信翻了一个遍，在老旧的弄堂古巷中，随意推开一扇轩窗，便有万千古韵站入月光下，听江风聊往事，任冷月褪心火。

泊岸的江船，不知珍藏了多少烟雨迷离的往事，那些牵着风筝，举着风铃踉跄而来的脚步，还有打着油纸伞穿着木履漂移的朦胧身影，和老面馆的清香，剃头铺的拥挤，老客棧的鼾声一样，都是乡愁煮酒，一醉过千年。

沿着街心的古脉一路走来，檐口的瓦当，佛案的经书，万顺号的香干，金记铁铺的铁塔汉子，八元堂的小曲……全是乡愁呛人的味道。

古人的琴弦，总会撩动长衫拂地的衣袂，青楼里捂红的炉火，温暖着门楣高扬的面颊，江船泊岸的远方来客，即使一路疲顿，捎风寒上岸，也不必担心江风孤寂，夜枕清凉，守候街心的驿站，不乏煮汤暖胃，琴弦疗伤的古法。

古街恋古人，古街古巷古码头，弄堂的钟鼓随便敲几下，惊起的候鸟，就会从阁楼高檐处振翅一跃，划过芦江水面，去寻找越东的阳光。

和昔日的同事走走边聊，听得出，他们又掀开了古镇的风檐，只是内心的忐忑，一直挂满心头，生怕一不小心就惊扰了古镇的清幽和酣梦。

然而，再老的古镇，在春风撩人的堤岸，也会冒出春心萌动的绿芽，总希望依着自己的体面，再添几件新衣裳，让滑过的岁月，时不时有一种过年过节的喜悦。

河街就是从古镇心房牵扯出来的一根金丝玉线，从石牌坊码头引针而入，穿过老街后檐百户人家，串起两座明月相思桥，还在东岸的帐篷人语中，私存了一点小浪漫，便邀上满河的乌篷船，将南岸堤所有的风月拉入了芦江湾。

从此，古镇的门楣展得更开阔，古筝弹出的音符飘得更悠远。看！河岸的那棵杨柳树多开心，在一群鸟雀的吹捧下，婀娜的身姿偎进了水湾中，只是半晌没抬头，那模样好像被春风扭折了小蛮腰。

河街的浪漫，从四周的悠远中飘过来，只到月上柳梢，才循着乌篷船的桨声，扬起微醺正好的春意。一对小情侣，可能有点小性急，没等乌篷船站稳脚跟，就跳进船舱中，一个翘起，直晃得江湾骚醒，星月慌神，只有那见过世面的古韵

清波，心领神会，趁势揽明月入怀，随弦歌起舞。

靖港怀揣的名头很大，作为历史文化名镇，心底的故事不少，不是几个文人邀上几轮明月，就能写尽才情的地方，倒是几缕细雨迷离，随意涂鸦，就画出了几笔烟雨江南的神韵。

在这里，踮脚可见古汉名城，回眸满是洞庭渔歌，难怪扬州城的女子，即使扔下二十四桥明月抚弄的琴弦，也要乘江舟入洞庭，香依宏泰坊，原来这里的商贾名流，从江船泊岸起，就挤满了江堤水岸，不仅兜里的银两多，还喜听相思曲，知晓明月心。

穿过时空的长廊，回到儿时的记忆，这时的古镇，已经褪尽红尘粉黛，一副岁月清安的素颜。那些远逝的光阴，早已将泊岸的江船连同弦歌曼舞一同带走，留下的市井烟火，虽然还在吆喝喧天，挤满街头巷尾，但大多是十里八里的乡音，朴实的乡味乡情，装满了街上的箩筐。

晚上，月光擦亮青石板的时候，从悠远的弄堂中，偶尔飘出一些未曾听过的歌声，那五音不谐的调门、沙哑残破的嗓音，在寂静的街巷中拉得很长，只听得隔壁的鼾声起了床，檐口的燕雀也飞到了河堤外。

记得多年以前，古街上总能见到一位浓妆艳抹，穿着花哨的女子，游走在古镇繁华处，见到帅气的小伙，就会摆出花窠姿。后来听说这是一名“花痴”，因失恋而迷茫，从此落脚于街心，日夜寻找心中的依恋，这是老街深处的情伤，点破了红尘俗世的无奈，现如今，已不见其身影，只有这里的老人，偶尔还会提起她，表达一份岁月走丢的牵挂。这不是古镇虚拟的故事，而是月光留下的符号，一个时代的情感，以善良的方式，画上了注脚，落寞伤怀，又滚烫炽烈，搁在古镇心房里，从此不显孤寂，不畏风寒。

从河街穿过古巷弄堂步入正街，碰到几个后街的老百姓，摇着小扇子，指指点点走在人群中，这应该是清闲自在的古镇，又撬动了不少小心思。在一个老相识的门店前，我止了一下步，店主人尹玉山心中有古意，收藏了不少小玩意，



望城区靖港镇凌冲村西围子，长沙露营网红打卡地。

龙宇 摄

哦，竹罐饭

杉皮厨房里传出哔哔剥剥的声响。莽汉子走进厨房将“竹罐”翻转了一下，让另一面受火。

“你这竹罐饭，就算是梅山文化噢。”我说。

“那是。前几日扶贫的来了，说现在山里产的文化值钱。”莽汉子又坐在竹凳上，跳起脚，重新点燃一支烟，“他们肚子里有墨水！我后来想了下，咯(这)间杉皮屋干脆也不拆了，城里人喜欢老土屋呢。旅游一搞开，赚钱的门路更宽了……”

他们说：“单凭你这竹罐饭，就够招引人的了！”

莽汉子笑了笑：“那是假话，多项本事多条路子。不过……嘿嘿……光有钱也没用哇！山太高了，最缺的是老婆……”

我们会意地点点头。听村里书记说，山里还有几个找不到老婆的光棍，也不是个个缺钱，女的也并不都是见钱就肯进山来了。

“先要有钱，有了钱还要想其他办法……”莽汉子自言自语，好像在总结。我们当然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山下路上有手电光在晃。响起一个爽朗的声音：“豹子！竹罐饭熟了么？我也来打个平伙……”

莽汉子的绰号原来就叫“豹子”。“豹子”笑着回答：“八佬信快来哟，咯里好多美女呢！”话语刚落，远处传来几声狗吠。

“豹子”说，山里人吃竹罐饭，最讲究人气，越多越好。八佬信晓得他搞竹罐饭有一手，常常“闻香而来”。又说八佬信比他有钱多了，近年里养黑山羊发了财……

和邻近的铁铺、剃头铺、八元堂站在一起，不输古韵，虽然个头很大，但谦卑从容，背带裤和山羊胡中，蓄满了和气和财气。

这些年，古镇越来越多，但不是都有原汁原味的嚼头，靖港不一样，那么多的码头街巷，在水湾中长大，水的灵性总会在不经意间跑出来，或躲在油纸小伞的背后，或藏在弄堂小巷的转角，或蹲在人家屋檐前，把古镇内心的涟漪和走向河街的絮语，以细腻笔触，勾勒于古典缠绵中，让人心生遐思，顾盼流连。

加上老戏台戏檐抬得高，小钵子甜酒、豆子芝麻茶、小胡椒饼等各式民间小吃摆得足，如果依着八仙桌坐下，听上几首风月小曲，将忙碌的春风，裁剪成堤岸的灿烂，那满身的疲惫，便会在琴弦抚弄下，悄然离席。

青石路沿着街心蜿蜒而去，并没有凭借夕阳的拉扯，或许是习惯了渐行渐远的节奏，老街的内心显得平淡无争，任凭四面春风挤过来，也未敢催急游人蜗行的脚步。

刚被拉进景区的后街民宿，还有点脸生，没有和我迎面打声招呼，门楣上的帘子老是瞅着老街的方向，那情形，像个腼腆的孩子，一不小心就会钻进老爷爷的衣袂中。

还是河街的脸面撑得大，刚一揽住芦江腰，就在人流如织中，牵走了不少街心的热闹，年轻人时尚，不单乐在清吧中，偶尔跑到古街小巷里，和古拙的墙垣碰个脸，河街的幸福也就印在了岁月中。

唯有油纸伞撑开了烟雨，古街老巷飘出了古弦声，河街的热闹才会栖息于芦江湾，乌篷船才会悬桨歇码头，那种一叶叶，一声声，空前滴到明的悠然之境，才会不邀自来，让春风醉在春雨中，弦声落在相思处。

告别靖港的时候，月亮已经站在江岸堤，点亮的灯火，已挤满芦江湾，河街古韵就这样掉入了春江花月夜，于是，我向同行的朋友挥挥手，请他们留下来，并且斗胆邀李白，共饮一杯月影婆娑酒。

“豹子”又走进厨房看他的竹罐饭去了。我们听见他在嘀咕：“噢，快熟了嘛。”我们急忙跟过去看了一下，问他怎么就知道快熟了昵？他说：“竹罐”烧得焦了，弯曲变形了，饭就快熟了。我们似有所悟，连连点头。

“豹子”又接连去了两次厨房。后面一次终于把滋滋冒着热气的“竹罐”拎了出来，一股浓香霎时弥漫开来……

“豹子”操起柴刀破那“竹罐”。这回他一反前面的猛劲，只用柴刀娴熟地自上往下削，刮，竹筒焦皮纷纷脱落，慢慢地，现出了一镔金黄色锅巴，再用筷子一挑，就是一段嫩藕般的米饭……

西天的亮斑缩小了大半，又多了几颗星眨着眼睛。山虫低低地弹着琴弦。远处的县城灯火辉煌。山下大江隐隐传来涛声。

米饭挑出来盛在钵钵里。“豹子”大声说：“咯(这)竹罐饭，坐在屋里吃没味道！八仙桌也不用搬出来，就在咯坪里靠着火吃！”

坪里早捆着一只废气罐改成的小灶，架着铁锅，咕咕咕炖着只土鸡。

因为有好菜，又是刚出“罐”的竹罐饭，“豹子”规规矩矩进屋敬过祖宗。刚要开吃，八佬信的手机响了。接完手机，他对“豹子”说：“烦死人的，刘老板等着找我谈生意了……”“豹子”有点遗憾地说：“那就误不得的。抓只鸡爪去啃吧！是只抓鸡手呢！”于是从锅中从八佬信拣了一只雄壮的鸡爪。

“今夜的竹罐饭，格外香呀，加了点猪油硬是不同……”“豹子”闻了闻竹筒，对我们说，就没考虑到泄露了他的小“机密”……

品尝着莽汉子的“竹罐饭”，我们不禁又想起了莽汉子说过的“其他办法”。渐渐感觉到，这山真的很深，这“竹罐饭”香，真的很深，很醇……



给外婆打电话

漫画/傅汝萍

樊好韵

我决定养成一个习惯，每周给外婆打一个电话。

我自小是外婆带大的，小时候的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外婆家。当外婆听说我要长住一段时间时，欢喜得不得了。早上厚薄得当的豆腐，中午汁明发亮的鲜鱼，晚上玲珑精致的酥饼，每天的食材都不重花样，我儿时的回忆都充满了外婆菜里的香。那时我问外婆，为什么您每次都能给我做不同的好吃的呀？外婆说，每天早上起来就想今天给你做什么好吃的，都成习惯啦。我天真地想，外婆这个习惯真特别啊。后来搬了家，不常去看外婆，她却每个学期都主动来照顾我。多少个落日黄昏，一进门看到的便是外婆的笑脸。再后来，我上了初中，家里有了带弟弟的阿姨，又有很需要外婆的表姊妹，外婆便也来得少了。

外婆不在的日子，一开始有些坏习惯，一到晚上便想外婆，想念她握着汤匙的手，想念她带着慈祥的皱纹……但后面学业压力增加，每天无穷无尽的作业，让人疲于应付，思念的情绪也渐渐淡了。直到有一次，听妈妈说，外婆每天在家念叨，不知道妞过得怎么样，又没见她打电话过来，让人很记挂。听了这番话，我羞愧不已。对不起，外婆，在为学业而奔跑的日子里，我竟差点把您给弄丢了。

于是，我当即决定，每周给外婆打一个电话。

一开始以为是容易的。一个电话而已，外婆又带了我这么多年，这对于我来讲根本不叫培养习惯，只是情感交流需要。但后面，竟发现要养成这个习惯也是有难度的。

我鼓起勇气给外婆打电话，心里有一点点激动和紧张。等了大概半分钟，电话才接通，“嗯？喂？”对面传来外婆的声音，在她知道我是谁后，我忙问：“外婆，您在做什么？”“我刚刚才睡啊！”啊？外婆这么早就睡了！我赶快又问了几句家常就挂了电话，心里觉得又尴尬又没趣。

可是，给我关照是外婆的习惯，若我能养成关心外婆的习惯，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在硬着头皮打了几次后，我渐渐找到了话题。“外婆，您把手机拿出来点！”我总是要提醒，否则她又会把手机举过耳朵了。“哦！”外婆答着，她的话里满是欣喜。外婆常常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早上想给你做些好吃的，又想起你没在这里啦。你回来外婆还给你做！”我听着外婆带有家乡口音的声音，心里很是温暖，没想到外婆还有这个习惯。

除了衣食住行，老人家最爱问的也就是成绩。我每次告诉她的都是一位数的班级排名，年级排名有两位数所以只字不提。外婆说话的语气总是很开心的，她说要考“头名”。她还说谁家的儿子在班上表现差啊，谁的侄子天天不读书又复读了啊……听妈妈讲，每次我报考试成绩，外婆便会在乡邻间吹嘘她有一个多么能干的孙女，只要一想到外婆那眉飞色舞的样子，我就忍俊不禁。

有时外婆还给我讲一些她以前的事。听着才发现，我忘了她也曾是个花季少女。每次聊天我都能感受到外婆溢出屏幕的喜悦，忽然间觉得每周坚持通话真是个好习惯啊，收获了亲情与爱。

又逢佳节，尽管学业忙，还是回老家看了外婆。她沧桑的、带着孤独的脸上挂着笑容，同她笑着谈了许多，又吃了很多她亲手做的大餐、甜点。那天，我又一次回到曾经那个无忧无虑、放声大笑的时候。

不要把爱，熬成等待。爱，应该是习惯。



湘韵